

小說「接壤」

很多大作家，都有自己的「文學版圖」。他們的作品，小說或散文，有固定的領土、疆域、邊界。形形色色的人物、悲歡離合的故事、穿越跳蕩的時代，都集聚在這些邊界裏。

莫言的「高密東北鄉」，劉震雲的「延津宇宙」，遲子建的北極村，汪曾祺與「我的高郵」，畢飛宇和「我的興化」，福克納「郵票般大小」的南方小鎮牛津，莫不如是。畢飛宇說過：「地理上的興化與我的興化是不同的。一個是行政單位，一個是感官世界和生活容器。」這很精妙地定義了「文學版圖」的涵義。

張愛玲，基本是上海、香港的雙城記；白先勇兼具「台北人」與「紐約客」，但「台北人」的夢裏和記憶裏，又有滿滿的南京、上海、桂林。老舍、張恨水的小說，多以內九外七的北京城為舞台。固然老舍也寫重慶（《鼓書藝人》），寫倫敦（《二馬》），甚至寫火星（《貓城記》），但北京，始終是他文學王國的絕對「首都」。

而疆土最廣袤的作家，非凡爾納莫屬。他也寫過很多以家鄉布列塔尼和南特為出發點的科幻小說，但是他天馬行空的想像力，讓筆端的墨水，幾乎流淌到了地球的每一個角落。

所以，凡爾納的小說，是彼此「接壤」的。《飄逝的半島》《金火山》《奇特遺產》連成一片，從北極到加拿大、阿拉斯加，再到美國本土。《奧蘭情遊》《撒哈拉中的城市》《氣球上的五星期》《南方之星》，拼接成整個廣袤的非洲大陸。《多瑙河領航員》《黑海環遊記》《烽火島》，串聯起東南歐。《壯麗的奧里諾科河》《大木筏》《燈塔在世界盡頭》，瓜分了南美大陸。

甚至，他也沒有止步於地球表面。《從地球到月球》《海底兩萬里》《地心歷險記》，可謂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」。



瓜園

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每天洗澡的太陽

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，但它在夜裏做什麼呢？《山海經·大荒南經》寫道：「東南海之外，甘水之間，有羲和之國。」那裏住着一位名叫羲和的女子，她是帝俊的妻子，生了十個孩子。這十兄弟有點特別：他們都是太陽。

十個太陽住在東方海上的湯谷。谷中有棵巨大的扶桑樹，九個太陽停在低處的樹枝，一個停在高處。原來，太陽也要洗澡，而且還有專用浴池。十兄弟輪流升上天空，每天只派一位出門。

太陽出巡，也有人照顧。《楚辭·離騷》寫道：「吾令羲和弭節兮，望崦嵫而勿迫。」這裏的羲和便是駕馭日車的神。後世把太陽母親與日車御者的形象結合，便有了母親每天駕車送兒子上路的故事。日車向西駛去，從早晨走到黃昏，工作時間可真不短。

到了西漢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，太陽更有一張行程表：「日出於暘谷，浴於咸池，拂於扶桑，是謂晨明。」然後，太陽經過曲阿、曾泉、桑野，走到昆吾便是「正中」，即日當正午。再往西行，直到悲泉停車歇馬，最後進入虞淵、蒙谷，天色完全暗下來。

神話說，太陽每天出門之前，都要先洗澡。為什麼先民會這樣想像？我想，會不會因為他們發現了溫泉，見到地下湧出熱水，便想到：連水也這麼熱，一定是太陽在這裏浸浴？這個猜想是離奇的，但我又想起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提到的「溫源谷」。晉代郭璞註釋湯谷，更說：「谷中水熱也。」

不過，古籍沒有說太陽洗澡的神話起源於天然溫泉，而一般的理解是：湯谷在東方的海上。古人望向海平線，看見太陽像從水裏冒出來，紅光映在海面，便容易想像它剛洗完澡，正準備升起。

十兄弟輪流出勤，便把日子連成了一個循環。今天的太陽回來，明天的太陽出發，日復一日，周而復始。問題來了：既然每天只需要一個太陽，何必要有十個？於是，傳說才有了之後的傳說，關於太陽的神話，便有了下一個故事。



普通讀者

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最近和幾位網約車司機聊天，發現一個共同現象：我提到某條新聞，比如名人去世、重大自然災害，司機毫不知情，反過來問我是如何得知的，我說朋友圈或微信群裏遍地都是啊，他卻說在他的「圈」或「群」裏從未見到。

看來，朋友圈，微信群，雖有布告欄的功能，卻只是圈內或群內之人可見。我們以為所有人都知道的內容，其實以「圈」或「群」為邊界。心理學上有個名詞叫「虛假共識效應」，指人們傾向於高估他人與自己觀點、行為的一致性，誤以為自己的

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，前段時間上海市血液中心推出活動，只要在指定地點成功獻血就可以參加百分之百有獎的刮刮樂，獎品居然是「戰錘40K」的機甲模型。消息一出，預約相當踴躍，短時間內集逾一千六百人份全血，工作人員甚至要四處調貨，有些沒能當場領到模型的獻血者，還可以等候郵寄補發。如果你不熟悉「戰錘」，那麼「高達」總該聽過吧？去年內地國慶假期，上海就曾經推出獻血送高達模型的活動，累計募集七百八十四人份全血。這不是偶然

朋友最近在社交媒體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，無論邏輯力、組織力、文句流暢度、用語準確性，以至一些叫人似懂非懂的艱澀學術詞彙運用，統統「無懈可擊」，似乎是一篇上乘佳作，也得到不少網友讚好。然而，尚算熟悉他的我，忍不住問他一句，是AI寫的嗎？他也坦白承認，「用少少吧」，雖然對我來說，已是相當明顯了。

隨着AI科技急速成長，AI浪潮只會愈來愈熾熱，勢不可擋，也無需抗拒，無論生活還是工作，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會使用AI，把事情做

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合辦的專題展覽「清宮製造與當代設計」，正在香港故宮舉行，展期長達四年。展覽展出一百五十七件故宮博物院珍藏，涵蓋十四件國家一級文物，分三大單元從當代設計視角呈現清代造辦處的工藝美學。

造辦處是清代專職製作、修繕宮廷器用及陳設品的機構，康熙年間設立，雍正、乾隆時期達至巔峰，下設數十個專業作坊。展覽主策展人、香港故宮研究員侯怡利稱，展覽中幾乎每一件展品都能在清宮原始檔案中找到對應記載，觀眾可從中了解製作年

一平方米看見城市溫度

一座城市的溫度不是在摩天大樓之間，而在街角一隻流浪貓能否找到安身之所。近日，杭州推進人寵友好城市建設再添新舉措，一座總面積達一萬平方米的流浪動物之家正式進入公眾視野。這片專為流浪動物而設的空間，讓城市文明有了更具體的模樣。

最引人注目的是這座動物之家採用「萬人認領一平方米」的模式，由萬名愛寵人士自發參與籌建。把一個看似龐大的公益項目，拆解成每個普通人都能參與的小事，涓滴善意便匯成了可觀的力量。這不只是一場愛心接力，也讓公益從少數人的堅持，變成更多市民共同參與的城市行動。

對流浪動物而言，有地方棲身只是第一步。體檢、安置、領養，每一環都關係到牠們能否真正告別流浪。這座動物之家將提供從健康檢查到尋找新家庭的全鏈條服務，讓獲救動物有機會休養、等待領養，重新開始生活。救助不再只是

想法或做法具有普遍性。這大概是人的天性：總以為「人同我心」，「我以為」就是「你以為」或「咱們以為」。

社交媒體的出現，讓這種天性有了強化表達的可能。朋友圈裏未必都是朋友，微信群裏也不見得都是熟人。不過，既然在茫茫人海中進入同一個「圈」，組成同一個「群」大概有共通之處。換言之，「群」和「圈」都是以此為基礎自我篩選的結果，具有某種同質性。古人有言「道不同不相與謀」，今人則有這樣的體驗，「道不同」之人，即便不退群，

的奇招，而是已經摸索出了一套很懂年輕人的辦法。以前總覺得機甲是動畫、遊戲裏拯救世界的東西，現在竟然真的能夠幫到現實中的人。

再查了一下，發現類似的方法原來早就有人想到。日本紅十字會曾與《工作細胞》《間諜家酒》等動畫作品合作，向參與獻血者派發限量聯名紀念品；新加坡紅十字會今年更和泡泡瑪特合作，捐血成功便可以帶走一個盲盒。當然，模型也好，盲盒也好，說到底都是贈品，但如果剛好碰上喜歡的人，吸引力可能比一百句口

得更好，甚至做一些之前做不了的事，譬如，對那位朋友而言，便是寫作。

但其實我更愛看人類寫的文字（希望大家也是）。有說「文如其人」、「我手寫我心」、「出口成文」，每位寫作人，都有自己的慣用詞彙，也有自己的節奏、語感、腔調、筆法，於是每一篇文章都有獨特性，一些出色的作家，文字的獨特性更強，辨識度更高，讓人一看就知道，此文出自何許人手筆，騙不了人。

特別是香港人寫的中文，除了書

「鴛鴦戲水荷花盛開機械盆景」

代與工藝歷程，看到皇帝與臣子之間的互動。

第二單元「器物製作與工藝創新」聚焦造辦處如何繼承傳統技藝、引進海外新法。其中「鴛鴦戲水荷花盛開機械盆景」尤其值得細看。這件清代盆景融合銅鍍金、珐瑯釉、玻璃、紫檀木等多種材質，將西方傳入的鐘錶發條技術融入傳統盆景造型，一雙鴛鴦可自行轉動似戲水，荷花開合如盛開，體現了當時中西工藝交融的機械製作水準。

造辦處的運作以皇帝為核心。檔案記載顯示，乾隆曾多次傳旨造辦

也很少在群裏發聲；而他的「朋友圈」，即便沒有被「刪除」或「拉黑」，也大概率被「關閉」為「不看」狀態。於是，朋友圈和微信群「純潔」了，虛假共識也更容易形成。

長期受虛假共識效應影響的人，會變得偏激，當發現自以為擁有「共識」、站在多數一邊，其實卻只是少數派時，又會覺得被排斥、孤立而失望。和虛假共識相關的，還有互聯網算法下的「信息繭房」「回音室效應」等，說到底，都是新技術條件下信息生產、傳播和交

號還大。尤其對收藏迷來說，普通款式可以花錢買，獻血活動的紀念品卻多了一段特別的經歷。有人原本沒打算獻血，只因為看到了心愛的模型，才決定去了解流程、確認自己是否符合條件，這不就是一次很成功的宣傳嗎？

也有網友提出從小接受的教育都是「做好事不求回報」，為了一盒模型去獻血，會不會顯得動機不夠純粹？我倒覺得，一個人是出於不求回報的大愛，還是被模型吸引而走進獻血站，他們最後都同樣捐出一袋能夠

面語，有時為了更接地氣，還會夾雜口語、潮語，偶爾又有古雅筆觸，也就是所謂「三及第」文體，暫時而言，AI還是寫出不來，或寫得不像。如果都由AI轉化為完美的「標準中文」，就很不香港了。那就是我一眼就看出那位朋友以AI輔助寫作的原因。

除非真的文筆很差、文句不通、病句多多，即使有點沙石，不夠流暢通順，我還是願意讀。以AI作小化妝小調色，當然歡迎，但如果只是輸入指令，然後全交給AI代勞，「修圖」過度，那張臉、那篇文章，還屬



▲「鴛鴦戲水荷花盛開機械盆景」。故宮博物院藏

處，要求將鐘錶機械與盆景結合，並對花葉疏密、鍍金細節逐一下旨修改。造辦處工匠需依照旨意反覆調

高情商青年

一名婦人在地鐵車廂內無緣無故指罵乘客，言語惡毒粗鄙，如連珠炮發，令人側目。大家一眼就看出那婦人精神有問題，也不知她是躁狂、雙向情感障礙，還是純粹心情不好，以致要用罵人的方式發洩。本來可移步離開，但在擠迫的交通工具中，有時候也只能無視破壞車廂安寧的怪人。偏偏那婦人得寸進尺，竟連小孩都罵，嚇得小孩不敢動彈。這時候，一名青年挺身而出，擋在小孩身前，隔開那怨氣攻心的婦人。

明知有麻煩，卻願意親自扶助弱勢，不怕尷尬，不怕受牽連，那大約二十出頭的青年無疑用行動表現了強韌扶弱的勇氣。可想而知，婦人指罵的對象立刻成了那青年，而且越來越大聲、粗俗、惡毒。青年沒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只見他定睛看着婦人，跟她輕聲對話，態度冷靜、斯文、沒動怒。不少乘客一直舉機錄影，婦人還不懂收斂，青年卻仍然輕

流方式變化的結果。技術帶來的文化和社會變遷往往不可逆轉。前互聯網時代的信息環境，只能是懷舊的對象，不可能復現於世。多和「群」外、「圈」外之人交流，才是避免陷入虛假共識的可行之法吧。



知見錄

谷中風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大川集

利貞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

雜果實治

羽羊

逢周五見報



館藏擷英

間雅

逢周五見報



竹門日語

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